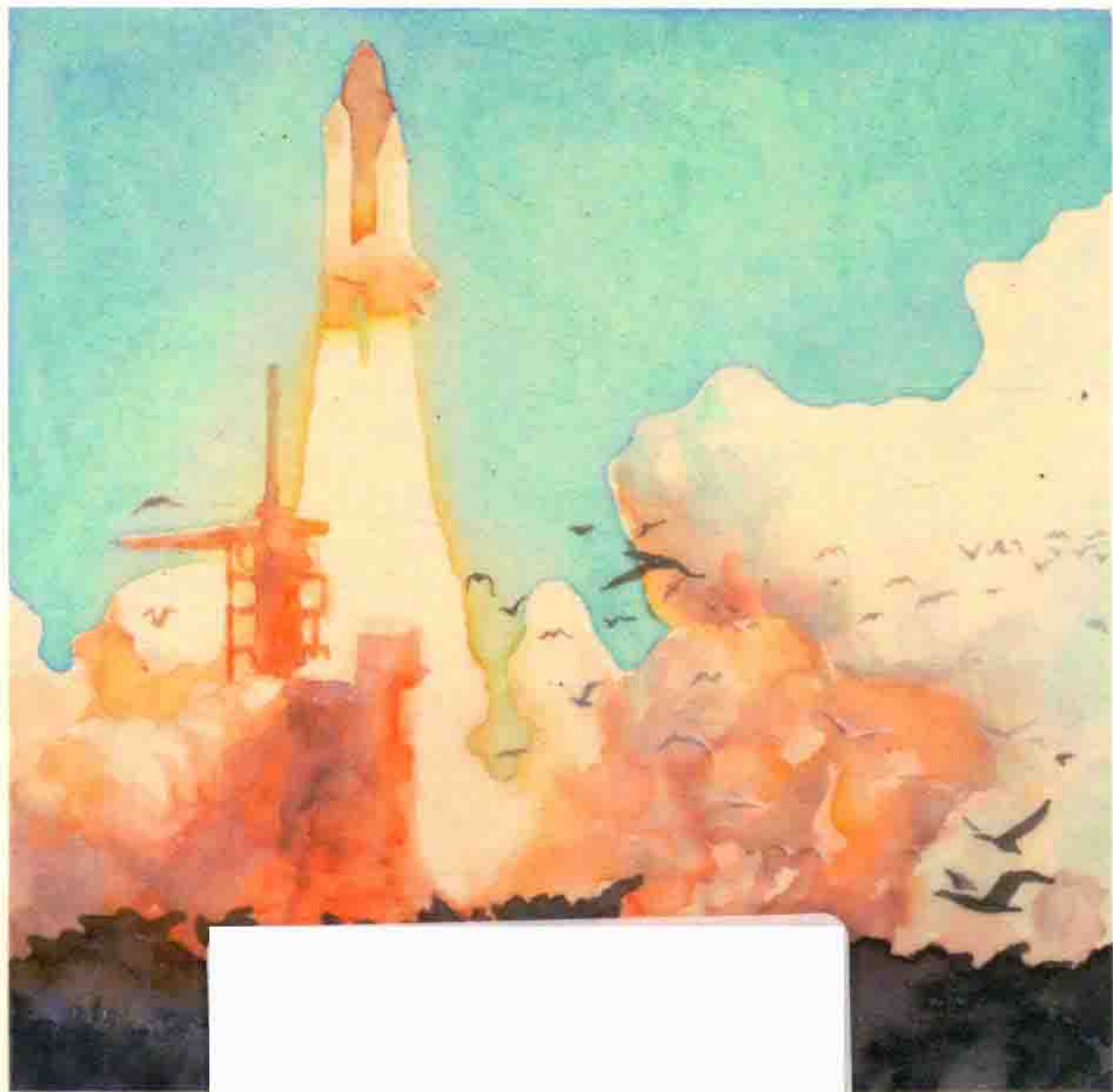


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我们仨

余中先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让·艾什诺兹

# 我们仨

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仨/(法)让·艾什诺兹(Jean Echenoz)著;余中先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7.11

(艾什诺兹作品集;5)

ISBN 978-7-5404-8375-3

I.①我… II.①让…②余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 
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5141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18-2017-219

## 我们仨

WOMENSA

著者:让·艾什诺兹

译者:余中先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唐明 冯博

特邀编辑:潘文柱 陈美洁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6.75

字 数:108千字

版 次: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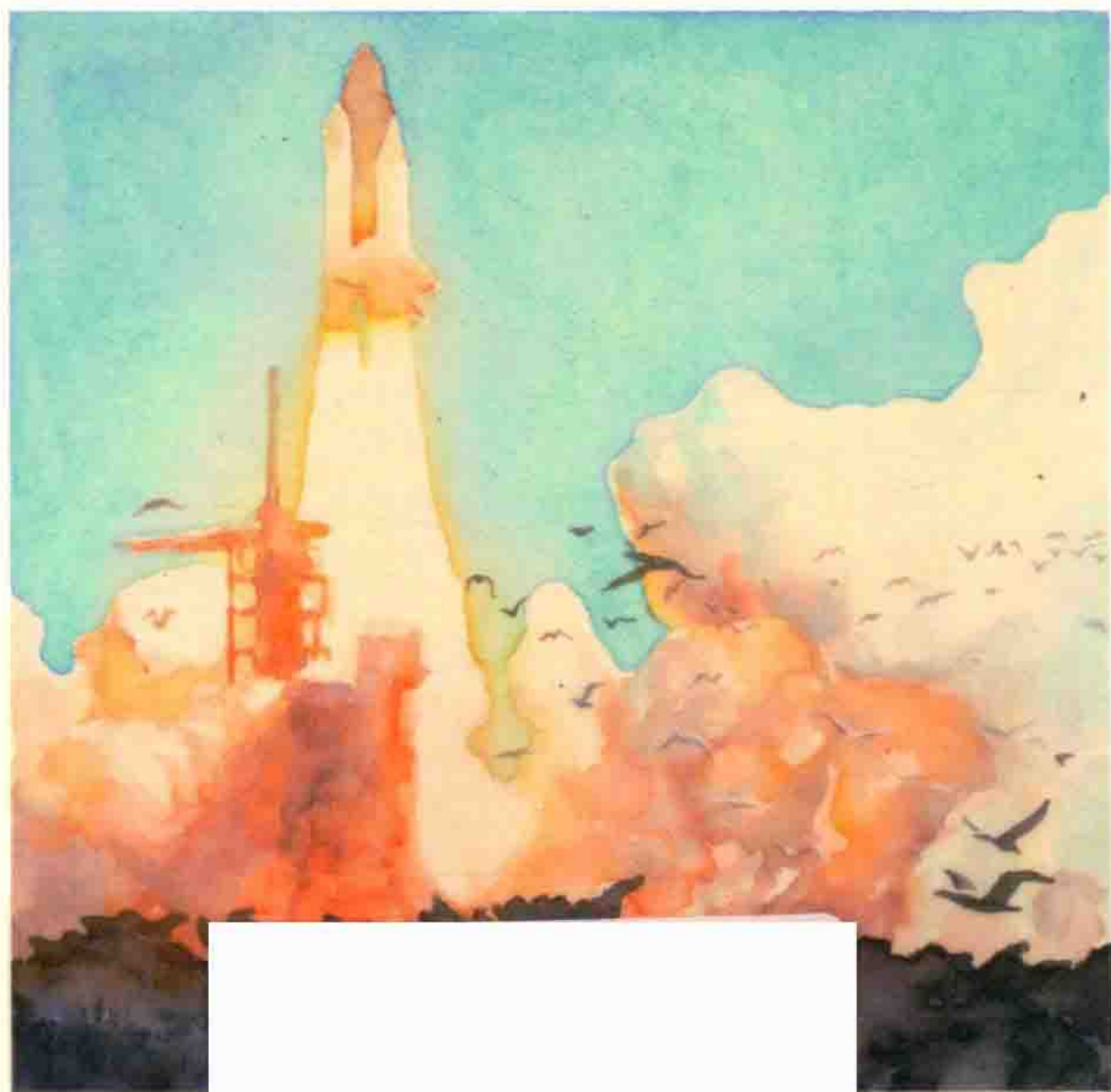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75-3

定 价:27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)

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# 我们仨

余中先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艾什诺兹作品集 5

# NOUS TROIS

梅耶和我，我们是航天员。直升机、飞机、火箭，用来提升精神的都是好的。连电梯和吊车都是。我们喜欢一切垂直的东西。我们也是离不开女人的男人们。我们谙熟她们的电话号码，她们的香水，我们保存她们的相片，还有她们忘在我们家里的东西。我们也不总是兴致满满去勾引她们。她也许是触碰不到的女人，但是我们想要她，我们将会得到她。我们跟着她到处去。我们仨走过了上百万公里，只是为了发现，如果宇宙是一成不变的，地球却不乏恶劣的意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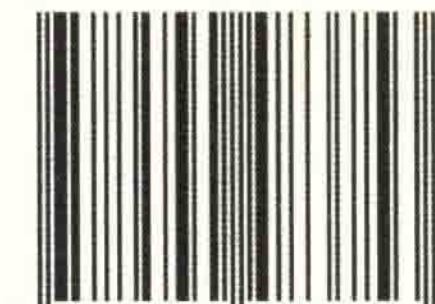
午夜文丛

Collection Minuit

策划：陈侗 鲁毅

CAN  
TON  
BON

ISBN 978-7-5404-8375-3



9 787540 483753 >

定价：27.00元

我们仨



让·艾什诺兹

# 我们仨

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JEAN ECHENOZ  
NOUS TROIS

---

© 1992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2 年法文版翻译  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我很熟悉天空。我已经习惯它了。它的各种色调，暗土色，椴树色，肌肤色或者藏红色，我全熟悉。在我的扶手椅中，在平台上，我审视着它。到中午了。天空是白色的。我有的是时间。

这个星期一，我没什么太大的计划，只有两个轻松的目标，来悄然地充实晚上：去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上蓬塔利埃的那家画廊庆贺马克斯的画展开幕，然后去公司的会议室出席布隆代尔的报告会。我要去换衣服：我一找，马上就找到，在我的一百多件衬衣中，最好的那件一下子就突现出来。像平常那样，提托夫在它的角落里睡觉。

近傍晚时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天空白得

如同一条床单，挂在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之上，马克斯正跟一个日本人在画廊的尽头忙碌。蓬塔利埃朝我走来，满头大汗，散乱的小胡子——我的小胡子要修剪得更严格——底下露出一丝微笑，我蓝色的眼睛映照在他凸起的额头上。你看到你自己的了吗？他一边问我，一边从他的衣兜里掏出柔软又潮湿的小小右手，洒在我手上，立即把它浸湿了。他的另一只手朝我递来一只酒杯，我却没接。他的牙齿对他来说实在太太，同时也很平，几乎有些透明，外表脆弱，有时候，实际上，它们甚至都不在那里。还没有呢，我答道。快去看看吧，画廊主说，快去瞧瞧你自己吧。

我走向天蓝色背景中我自己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微笑的形象，我胳膊下夹着我那顶带玻璃罩的帽盔，右胸上挂着我的身份牌。我有这样一颗脑袋，那是我第一次为美国人工作时的情景：事实上，在那张拍于代托纳并被马克斯用来创作这幅肖像的照片上，我并没有怎么微笑；后来，我不得不在他的画室中摆了三四次姿势，只是为了让他添上微笑。我匆匆欣赏了自己一番，然后，我在画廊中转了一圈，用平等的眼光打量了其他肖像，其他来宾——他们中没有一人跟那些肖像中的任何一个相像，看来，我是在场者中唯一一个模特儿。我稍稍拖

延了一会儿，朝画廊尽头投去最后的一眼，马克斯和日本人之间的那件事似乎很热闹。现在，蓬塔利埃也掺和进去了。我溜之大吉。

当我走进会议室时，布隆代尔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。听他报告的有二十来人，公司活动的年度总结，我不费什么劲就在会场尽头找到了一个座位，离贝贡艾斯不远。演讲人刚刚回顾了我们的观察卫星的首要功能，尤其是海洋功能——监视个别落单的海员，长途飞翔的信天翁，还有漂移的冰川——然后便描绘起了它们当今的任务——探测泛滥的江河，泄露核物质的核电站，还有起火的森林——然后再明确它们未来的使命：一般性的军事监视，当然啦，还有遥控输油管闸门，无论是在阿拉伯的偏僻地，还是在阿拉斯加的偏僻地，另外还有铁路网的管理，载重汽车总数的调整。由此，布隆代尔预言道，人们就能在任何时候掌握陆地上任何一辆载重卡车的任何一种性能——无论是它的速度，它的油耗，还是它的制冷启动温度，它的车载收音机频率。

我熟悉这一切，因此，我没怎么细听。我来主要是跟他们打一声招呼的。等到布隆代尔讲完后，我才百无聊赖地注意到会场的装饰，边上挂有挂毯，讲台上方，墙壁上，是公司的

镀金大标志。二十位与会者也并不比我更关注这一报告，他们中有火箭专家、新闻记者、行为心理分析学家、亲朋好友，另外总有两个穿一身套装、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围在一个部长模样的家伙身边。人们自说自话。不远处，贝贡艾斯翻阅着膝盖上一份新的通用航空电子学资料。见人们的注意力有些松懈，布隆代尔便提高了嗓门，一旦涉及自己最喜爱的话题时，周围的喃喃声似乎更强更响了，他谈道：最近将来的那一代卫星除了要完成其他任务外，尤其要承担测绘海底的使命，测量海浪的能量，地块的漂移，还有海风的方向。

他的报告一结束，所有人全都站起来，聊天声盖过了一切，我一步步走下会场，来到讲台上，布隆代尔正在那里赌气地整理着自己的讲稿纸。他的人围绕在他身边，有他的助手维亚谢克斯，有我远远地朝她投去微笑的吕西，有工程师波艾西尔，波艾西尔坚持认为，情况远没有那么糟。算了吧！布隆代尔并没看到我走过去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嘟囔道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今年不行，今年都有预算了。他继续在那里顿着稿纸，就像顿着一副巨大的纸牌，那样子，似乎用手一捋，就拂平了皱褶。还有宇宙号，维亚谢克斯提醒道，我们毕竟有宇宙号。

布隆代尔耸了耸肩，我跟他一样清楚，宇宙号卫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它是第一颗所谓的环保主义装置，四年前刚刚步入轨道。在它发生最后一次故障后，人们已经无法从地面修复它了，于是，宇宙号卫星只能传回一些不全面的资料，一些残缺的照片，而且常常还很模糊。我咳嗽了一声。啊，布隆代尔说，原来你也在啊。你看到了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这很正常，鉴于我们所有那些失败的发射，我提醒道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爆炸。爆炸引来舆论的嘲笑。但是你将看到，我们将重新来过。天空会仁慈地守护你，布隆代尔叹息道，转向了吕西，吕西又朝我莞尔一笑。你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吗？男人间的晚会，他明确道，很不幸，吕西不得不抛下我们。谢谢，我回答道，我不去。

我溜之大吉。

我走后，大约二十二点，布隆代尔一个电话打到了波艾西尔的办公室。塞居雷，他说，是我。你能不能看到入轨闸门的资料？我去找一下，我去找一下，塞居雷请他放心。我们会找到的。好的，布隆代尔说，梅耶还在办公室吗？现在吗？塞居雷说。等等，我来看一下。

工程师塞居雷用一只手捂住听筒，转身朝

向房间尽头一张很大的办公桌，转向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工程师，后者的巨硕恰好跟那张办公桌相配。

——梅耶，塞居雷说，布隆代尔在找你。你说你在不在吧？

## 2

西蒙风，一种热风，从摩洛哥南部的撒哈拉地区一阵阵升起。它在那里生出密集、滚烫、扎人、隆隆巨响的旋风，它遮天蔽日，刮得当地贝都因人皮肤开裂。西蒙风重构了荒漠，剥夺了沙丘，改装了绿洲，被吹散的沙子深深地钻进了各处，一直到贝都因人的指甲底下，图阿雷格人的头帕中，还有他胯下骆驼的肛门中。

图阿雷格人身上披蓝布，默不作声地待在坐骑背上。他身边，是另外三个图阿雷格人，在狂风的折磨下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，等待一切恢复正常。沙子形成了一个高高的基座，动物的踝骨旁满是石头的灰尘。那个最年轻的图阿雷格人吓坏了，大声嚷嚷，说自己马上要被沙子陷住了，情况实在遭透了，这时，年长的



人根本就不理睬他。在自己的罩布下，他们说不定根本就没听到初出茅庐者的嗓音。因为，在他们周围，风暴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。

兄长们比那个骑骆驼的年轻人更有知识，他们知道，这一现象来自大陆的心脏，一股来自非洲中央的劲风会时不时地撕破北方的大荒漠，它会让它贫瘠的地面沸腾，并将泡沫一直带往大海彼岸。就像一个热气球那样，它要在海面上卸下大沙海那成袋成袋的沙土，顺便还让波音飞机的钛质机壳颤抖，沙漠就这样飞往欧洲，在它的西北部播洒粉末，改善那里海滩的外表，把一粒粒沙子推向整个循环系统。

一路向北飞舞时，摩洛哥飞毯在深夜碰到了巴黎，把自己均匀地散播在那里，当然，它并没有排斥名曰摩洛哥的街区，而是在经过了丹吉尔街之后，一路朝斯大林格勒街区而去：它遮盖了摩洛哥街、摩洛哥广场、摩洛哥死胡同，而路易·梅耶就居住在这条死胡同的尽头，他是综合工科高等学校毕业生，散光眼，上星期四刚满四十九岁，陶瓷发动机方面的专家。作为不忠诚的男人，他跟一个叫薇克多丽娅·萨尔瓦多的女人离了婚，她出生于发明半导体收音机的那一天。这个工作狂独身男人为庆贺自己的生日，决定去海边度一个星期假。

天亮了，梅耶整理行李。方法井井有条：